



目 录

早年的湟川中学.....	罗 麟 (1)
原西宁中学概述.....	李海观 (12)
马步芳兴办教育一例.....	桑 森 (24)
昆仑中学军营化的前因后果.....	穆建业 (29)
原西宁市幼儿教育概况.....	李育棻 (36)
西宁市东关回民社学的创设及演 变.....	陈新泰 (43)
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痛苦遭遇.....	廖蔼庭 (51)
目睹红军被俘人员遭受残杀情况	王化理… (56)
旧青海广播电台成立的前前后后	宁 人 (58)
解放前西宁的书店及印刷业.....	<u>陈彦邦</u> (61)
容香书馆始末.....	韩 华 (67)

解放前西宁戏剧概况 陈彦邦 (70)

民国时期的西宁交通概况 刘秉德 (80)

解放前的青海合作事业 赵长年 (95)

回忆西宁皮货业作坊 穆建业 (102)

青海近代书法家及其书艺简介

..... 钟锡九 (112)

现代西宁书法家——钟锡九、李海观

..... 魏明章 (120)

西宁地区的文物胜迹 魏明章 (123)

祭海始末 陈国璧 (136)

早年的湟川中学

罗 麟

一九三八年，湟川中学创办之初，到一九四四年，原校名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湟川中学”。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五〇年，更名为“国立湟川中学”（一九四三年因签订中英新约，取消了庚子赔款名义，学校直属国民党教育部辖办）。建国后，校址仍在西宁市贾小庄。但校名先后改为青海省第一中学、青海省实验中学、西宁市实验中学、西宁市第二中学。直到一九八四年九月，经上级批准，又恢复原校名为“青海湟川中学”。这里所说的早年湟川中学，就是指解放前的十一年期间创办学校的一些主要情况。当时学校规模不大，学生人数也不多（少则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但是学校的教学效果比较好，成绩优异。不仅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开办的四所学校中

(另三所是甘肃的河西中学、宁夏的银川中学、贵州的黔江中学)是独树一帜的，而且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也颇有声誉。现将有关的几件要事追述如下：

一、高中毕业生，以“考取”全国名牌大学为光荣，不愿被“保送”升学。在提高学生文化程度上，学校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

(一) 在招生中，严格控制，择优录取。学生来源，本省和外地的都有。在建制上，力求配套。开始招来的学生，以高一、初一为主，另招收附设小学五年级和一年级新生，还有幼稚园。对于程度差的学生(介于高小和初中之间)另设先修班进行补习，达到合格标准，再升级。

(二) 课程设置和讲授，强调保持一定难度，特别是几门主课(国文、数学、英语并重)，采用了起点高的作法。如给初中生加授一些高中教材，给高中生适当安排了大学予科程度的课程。像萨本栋的物理学、范氏大代数、三S几何(系外国大学课本)、林语堂的《英语大全》。有的语文教师讲课往往旁证博

引，一讲就是一两个月，变成了专题讲座。有时还用原本讲、用英语讲（让学生用英文作笔记），以便为考取大学做好准备。在教材方面，不限于教育部颁布的课本，允许教师自编自选，各显其能。往往把课本当做参考书、习题书用。担任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历史、语文、英语、美术、体育课的老师，都是这样做的。由于任课老师自己热爱专业、精于专业，所以通过自己编选的教材，就能充分发挥每个教师的专长和优势，并以自己钻研学术为榜样、启发诱导学生，从而保证了教学质量。由于湟川中学的师生，大都住校，在课堂教学后，还一齐参加朝读和晚自习。这对学习中疑难问题的答辩，各种意见的交流，以及密切师生关系，促进教学相长，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实行严格的升留级制度。主课一门不及格，就不能升级。有些学生感到学习压力重，中途退学、转学、或留级重读、或另找就业门路的都有。如第一届（一九四一年）高一招生三十余人，到高三毕业时只有九人。四六

届初一招生一百零八人，到高中毕业的只有二十四人。他们都成为有把握考取名牌大学的尖子或高材生。

(四) 每届高中毕业生，还要参加学校举办的假想大学考试（类似现在的模拟题考试）。这个考试的成绩如果是良好的，或多数基础课都及格，那么日后考取大学是不会有问题的。有个老校友朱陆（现任台湾大学教授）作了这样的回忆：毕业生都可考上三四个大学。教务处为了应付各大学要求保送的名额，真是伤透脑筋。叫张三去，张三不去，叫李四去，李四也不愿意。每年快要毕业时，教务主任常到教室去找人劝驾。”××你去上西南联大物理系好吗？”“××拜托你去上同济医学院！”所得到的答复，十之八九是“谢谢！我想自己去考”。

二、坚持德智体群四育并重（其实还包括美育和劳动教育），“均衡”发展，把以“知识为中心的学校”改变为以教育为中心的学校”。湟川建校之初，强调多方面“均衡”发展（即协调、和谐的发展），发挥部门职能在

学校整体中的作用，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这样做的目的是把中外教育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知识学校转变为教育学校，从而抵制智育至上论或唯智主义。在当时的学校当局看来（也是创办人王文俊校长的见解和主张），学校是一个整体，她所遵行的各项施教原则（如四育并重），应是相互为用，彼此补充，才能达到“均衡”的发展，实现整体教育的效果。教育实施中的任何偏颇，只能导致片面或极端的发展，决不会达到整体教育的目的。换句话说，学校虽是一个有机整体，但作为整体组成的各个部门的职能作用，都要通过所有的学生（每个个体而不是群体）来实现、来发展、来显示其效用的。在学生的教育中，只有坚持共性和个性并举，外在条件的联结和内在世界的深入发掘相结合，尤其注意在实施共性教育中重视扶持和引导个性优势和特殊专长的自动活泼的生长，并在发掘和引导学生内在世界的过程中，使其逐步趋向正确合理的发展，以丰富精神生活，提高精神境界，这是每个教师的庄严任务，也是最艰巨、最细致、最需要耐心和热

心的工作。否则，就会事与愿违，达不到预期效果。

把课外活动安排到同课堂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使之纳入整个学校教育体系之中，这是早年湟川中学的一个特色。也是具体贯彻实施“四育”原则的重要措施。当时的课外活动是丰富多采、层出不穷的。概括起来说，大致有学艺活动，康乐活动，体育活动，生计活动，劳动活动，以及三五人组成的研究小组活动，等等。长期坚持，历久不懈。这些活动，一经学校领导同意，就安排活动进程。通过学生自治会组织实施老师给予指导。特别是话剧团、歌咏队、体育活动，许多老师也都积极参加，不仅在校内十分活跃，而且走向社会，如在西宁、兰州派出大型话剧“芦沟桥”、“野玫瑰”、“重庆尾簷下”等。获得了好评。学校兰球队属西宁市第一。如数学教师韩树山（山东人）是兰球健将。生物老师吕吉甫是垒球健将，还拉一手好胡琴，曾登台演出过“五家坡”“女起解”。物理老师李占荣也拉一手好南胡。在京剧《法门寺》、《空城计》的演出

中，王文俊扮演了县官和诸葛亮。曾经有一个时期，学校到处能听到哼古代名曲《春江花月夜》的曲谱。

由于课外活动都是学生自治会负责进行的，也就便于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与责任感，发挥其各自的爱好和特长。从而涌现出学生中的一些佼佼者。如崔藻的英语，赵琦的象棋，藏有仁的新诗，朱延勋的讲演，刘峨基的话剧，马珑的兰球，侯陆、李云卿（女）的绘画等，冠称一时。尤其女生李云卿在校内举办的一次个人画展，受到老师们的好评和同学们的羡慕。侯陆常以书信方式，向著名画家丰子恺求教。他画出的原以“任重道远”为题、以敦煌千佛洞为背景，一队队长串骆驼群，在黎明时节，奔向远方的大型油画，经丰先生指导，改名为《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兰州展出后，享有较高的荣誉，远近闻名。从上述诸多侧面，用“人文蔚起”四字，可概括当时湟川中学情况，当非过誉。

课内课外相结合的认真实施，形成了良好的校风。王文俊校长说过，几种具体活动蔚为

风气，就会形成校风。他所说的几种风气，包括谈书风气，好学研究的精神，融洽和谐的气氛，勤俭朴实的习惯，活泼乐观的朝气。应该说，早年湟川中学的校风可用十六个字概括，即：好学研究，诚爱为先；活泼严肃，自强不息。

三、兴办学校的两个有利条件。早年湟川中学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一个是依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当时抗战方殷，国难当头。许多师生，来自东北和其它沦陷区。备受跋涉奔波，颠沛流离之苦。受到了民族解放、反对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爱国热情极为高涨。有一年的“九·一八”，学校没有举行纪念活动，东北学生竟质问王文俊校长，王被问得无言答对。所以很自然地在学校师生中把在校工作和学习，与国家的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心齐，泰山移”。为自己的专功和钻研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鼓舞力量。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师生参与学校管理。原湟川中学的校长（王文俊、刘鸿宾、靳重

言），博学多艺，且有抱负，深得人心外，学校聘请的教师多是北大、北师大、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们青年才俊，好学多能。对自己的专业孜孜不倦、爱不释手的精神，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与此同时，教师对学生拥有升留级的决定权。学生——通过自治会，对校内的各项课外活动负责领导，无不有条有理的进行，且能圆满地完成任务。这对学校领导实行有效的管理和教育，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此外，当时学生入学年龄，一般要比现在大二、三岁或四岁，也很有利于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正因为这样，在早年湟川中学毕业的、现已年近花甲的老校友，每每提起当年母校生活的金色回忆，对许多老师（如严德浩、王文瑞、尹以莹、黄明信、王树民、刘瀚非等不下十余人）至今念念不忘，敬重不已！正如刘鸿宾说得好，“没有几个名牌教师当台柱子，学校是办不起来的”。

不受欢迎或令人厌恶的老师毕竟是个别的。一是军训教官。他往往训话时要求“绝对服从”，使学主很反感，以致曾发生过两次反

对教官事件。二是有一个上公民课的老师，上课时常讲西宁一中学生樊世良，因写日记反对马步芳，而被残害的事，以之威协湟川学生“安分守己。然而学生不但不服气，反而感到极为愤慨。

马步芳对湟川中学从来是压制、排斥、打击的。开始在建校用地上和购买粮食等物品上设置种种障碍。后来在西宁市小教场，一次有各机关、学校参加的集会上，当场破口大骂“湟川中学是男女混杂的学校，秩序不好，把他们的队伍带到最远的地方去”（应该说，解放时青海所有中学、师范还是男女分校，而湟川在三十年代后期（就实行男女合校，在青海教育史上有创新的意义）。还有一次，马步芳为了显示昆仑中学办得好，就邀请刘鸿宾前去参观。当看完昆仑中学生的军体表演后马问：“你看表演怎么样？”刘答：“主席办的是斯巴达式的教育”。这个含蓄的回答，即有褒，又有贬，实则贬多于褒。

马步芳的打击和压制，不但没有摧垮这个学校，反而促进了校内的团结，离校师生更加

爱护母校。校友之间，互助帮助，彼此关心。更可贵的是有事则互通声息，互相支援。有的大学毕业后即返校工作，为发展母校而献力。遂于一九四三年在校内成立校友会，此后在重庆，兰州、西安也分别成立校友会。鉴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后，由内地来的大多数教师，都急于要回老家去。学校领导及时提出“校友治校”的建议和呼吁，得到了校友们的一致赞同。这种好传统至今仍继承了下来。

原西宁中学概述

李海观

原西宁中学，解放前系青海省教育厅属的一所高、初中具备的完全中学。该校成立于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为青海省历史最长的一所学府。

近年来李文实、张定邦两先生曾先后阐述过该校沿革，裨补缺漏，实属难能可贵。我曾在该校四年有余，对于全部状况虽未能有所掌握，但片鳞只爪，总是知道一些。值此西宁市政协收辑文史资料之际，本着存真求实，叙述原貌的原则，对原省立西宁中学作一概述。为时久远，手头资料又有限，仅凭记忆所及，漏万之事，当所难免，尚祈知者不吝。补正。

远在一九一〇年，清王朝派驻青海办事大臣廉兴为了安抚蒙古王公，从丹噶尔厅（今湟源县）盐税中，拨出纹银八百两，奏准清政

府，设立蒙古半日学堂，专门招收蒙古族上层子弟入学读书。校址设在前营箭道（今前营街）右首前营三神庙（今宏觉寺街五中）。当时的蒙古王公对清王朝存有戒备之心，深怕子弟去上学将被留作人质，所以宁愿化金钱雇佣湟源一带的汉族孩子去顶替上学，而不肯将自己的子弟送到西宁接受教育。所以，蒙古半日学堂创办伊始，仅有教师一人，学生十余人，湟源的何永信便是其中之一人。教材是《三字经》，用汉语讲授。在校学生，每人逐月发给伙食银一至二两，由于是雇佣的学生，当然被雇佣的家长还可以在蒙古族王公处每年索取补助银二、三十两。

一九一二年，该校因故停办一年。

一九一三年，马麒出任甘边宁海镇守使，他从其谋僚李迺芬、黎丹等的建议，用怀柔蒙藏民族，扶植回族，安抚汉族的办法，使各民族相安共处，使其有个较安定的政治基础。将原有的蒙古半日学堂改名为宁海蒙番学校，开始兼收藏族学生。委派徐昶（字惠庵，西宁县人）为校长，由甘边宁海镇守使署直接领导。

一九二〇年，增设师范甲种讲习科，始具有了中等教育班级。为了扩大学校学生来源，不限民族，除了蒙藏族以外，兼收回族、汉族。校长徐昶病逝，改由祁中道（字子一，西宁县人）充任。学生三十七人（不包括小学），常年经费四千零五十六元。

一九二七年，马麒将宁海蒙番学校更名为宁海筹边学校，由朱绣（字锦屏，湟源县人）充任校长。朱绣是马麒的主办外事大员，深得主子青睐，经费裕如，因此学校日换新貌，将原设师范甲种讲习科扩充为师范本科，兼设中学班，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二人，其中朱绣通过与蒙藏王公的私人关系，招来近五十名不谙汉语的纯蒙藏族学生。另外有小学部六个班级。朱绣是很有一番事业心的人，他不仅扩大学生班级，还尽量想把学校办成一所综合性的中等专业学校。于是在招忠祠（即现在的观门街小学校址）内设职业（编毛）科一班，学生四十人（为后来的职业学校前身）。当时有教员十五名（其中外省籍的多人），职员六名，此外还有工友等共员工三十八名。课程除普通